



端午一枝艾

◇ 梁水刚

生长在荒野中的艾，在微醺的风中走向成熟，那抹挟裹着药味的清冽之香，是这个季节特有的气息，穿村入巷，登堂入室，温暖一村庄的生灵。

端午节一大早，祖父起五更下到沙河滩，赶在日出没有出来之前，割一捆沾着露水的艾，这是代代相传的习俗，也是懂艾知艾的结果。缺医少药的年代，庄稼人深谙“偏方治大病”的古训，也熟谙各种中草药的习性。艾叶沾露，一夜沁润，此时的艾香最浓郁，品质也最优。祖母挑出几枝艾，插在大门和堂屋的门楣之上，有了青艾的搭配，斑驳陈旧的素朴木门一下子亮堂明丽了许多，草木清香荡漾鼻尖，盈袖入怀。

剩下那些艾，要及时阴干。捆好的捆儿，也不用解，有风有日头，直接靠在墙根处晾晒。艾很容易阴干，艾香也不会散发，仍然留在茎叶之中，宛如刚刚割下来一般，药效极佳。

阴干后的艾，被庄稼人拾掇好，系上绳，挂在屋檐下，扔到浮棚上，随用随取，倒也方便。即便到了秋冬季节，叶子枯槁了，浓烈的艾香仍挥之不散。有人嫌整棵艾太长，不好保存，切成小段，便于盛放。也有人直接将下艾叶，装袋备用，光溜溜的艾秆，则弃之不要，填灶膛里烧锅。长长短短的艾，用途各有不同，整棵艾多用于夏日驱蚊，截段后常被用来熬取艾水，细碎艾叶则适于制作艾条。

旧时乡间，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易孳生蚊虫。夏日夜晚，树下纳凉，蚊子嗡嗡乱飞，冷不丁咬人一口。那时候物质匮乏，没有花露水，没有电蚊香，叶子枯槁了，浓烈的艾香仍挥之不散。有人嫌整棵艾太长，不好保存，切成小段，便于盛放。也有人直接将下艾叶，装袋备用，光溜溜的艾秆，则弃之不要，填灶膛里烧锅。长长短短的艾，用途各有不同，整棵艾多用于夏日驱蚊，截段后常被用来熬取艾水，细碎艾叶则适于制作艾条。

旧时乡间，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易孳生蚊虫。夏日夜晚，树下纳凉，蚊子嗡嗡乱飞，冷不丁咬人一口。那时候物质匮乏，没有花露水，没有电蚊香，叶子枯槁了，浓烈的艾香仍挥之不散。有人嫌整棵艾太长，不好保存，切成小段，便于盛放。也有人直接将下艾叶，装袋备用，光溜溜的艾秆，则弃之不要，填灶膛里烧锅。长长短短的艾，用途各有不同，整棵艾多用于夏日驱蚊，截段后常被用来熬取艾水，细碎艾叶则适于制作艾条。

有时候，没有一丝风，树梢都不动，而越是闷热，蚊子就越多。祖父在黑暗中摸索着，卷根烟，吸上两口，对我说：“刚，你去东屋，找几棵艾点

点，撵撵蚊子。”我取来几枝，合成一束，握在手里，凑到祖父跟前，点燃后，高高举起，来回挥舞，一直等到艾束燃尽，方才掷于地上。艾烟袅袅，一番熏燎，不知有多少逃脱不及的蚊子，命丧其中。那些侥幸冲出重围的蚊子，虽然捡了条命，也都逃得远远的，不敢靠近一步。早些年，乡间没有蚊帐，农家土坯房后墙又没有开窗，夏日夜晚，不少人嫌屋里憋闷，喜欢在外露天睡觉。每晚临睡前，祖母总是在我睡的软床儿旁，燃上两枝艾，艾草青烟，丝丝缕缕，保我一夜不被蚊虫叮咬。

乡谚说：没有烧锅柴，也有两把艾。百草入药，有的越新鲜越好，有些则是陈的好，艾属于后者。老话说得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作为纯阳之性、阳刚之体，头年的新艾，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火气旺盛；陈艾则不同，在岁月的不断磨砺中，褪掉了火气，留下了温和，成就了品质。

老日子的村庄，哪个村妇身怀六甲，陈艾是家中必备之物。待婴儿降生人世，艾水洗身，有益健康。新生儿肌肤娇嫩，吹弹可破，不可直接放入盆中洗浴，需一人抱着赤条条的婴儿，另一人手持棉花团或细软棉布，蘸着浓艾水，擦拭身上污渍。为新生儿洗浴之人，多是其祖母，手中的温润棉花一次次在孩子身上游走，嘴里一遍遍祈祷着安康。

艾香氤氲，水雾缭绕，昏黄暗淡的土屋里，弥漫着添丁进口的祥和。小生命在啼哭中降临于世，艾是第一个拥抱婴儿的人间草木，顺着肌肤，浸入体内，走进骨髓，疏通脉络。

艾草于我，有救命大恩。听母亲说，1977年农历八月，村前的沙河发大水，把河滩上种的秋庄稼全淹了。水退下去一些，高秆的秫秫、玉米露出了穗。父亲在外教书，没有回来，母亲和祖父祖母蹚着齐腰深的水，到地里掰玉米。怀着7个月身孕的母亲挺着肚子，在水里掰下玉米，丢到水上漂浮的木盆里，等装满了，再一趟趟运至岸上。

母亲回忆说，她也记不清那天下午在水里到底泡了多长时间，肚子开始拧着劲儿疼，身上一阵阵发冷。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出来上岸，祖父拉着架子车，送母亲回了家。

为母亲接生的是东隔壁的毛姥姥，她见母亲浑身上下湿透，惊诧之余，忙问咋回事。得知下水捞庄稼，泡

了大半天，性情温和的老人一下子怒了，指着祖父祖母的鼻子呵斥：真是两个二百五，几棵庄稼主贵还是两条人命主贵？要是孩子大人有个啥好歹，往后去日子咋过哩。

从母亲回到家里，到第二天凌晨三点生下我，毛姥姥跟脚不离，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我生下来，只有三斤多，筷子一般长，不会哭，呼吸也很微弱，呼吸几儿（方言，即凶门）一会儿动一会儿不动。天大亮，毛姥姥的看家本领用尽了，我仍是头不抬眼不睁，一声也不哭。

毛姥姥忙活了一整夜，连口水也没喝，站都站不稳。母亲不忍心再烦劳她，狠下心对祖母说，娘，孩子怕是活不成了，让俺爹装箩头里扔到后山上去吧。祖母愣怔一下，抹着眼泪，转身出去了。毛姥姥走过来，安慰母亲，瞎胡说，孩子还没有到扔哩时候。你瞅瞅，灌到嘴里一勺水，顺顺当当咽下去了。老人在我母亲面前，故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也就是此时，毛姥姥用手猛地拍了一下额头，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忙吩咐身边的四奶奶赶紧出去找些陈艾，煮半锅水，倒盆里凉一凉端过来。不多时，四奶奶端着一盆艾水进屋了。毛姥姥试试水温正好，就拿块棉布沾湿，反复在我身上擦拭。

她们几个轮流擦拭了半个时辰，奇迹出现了，我的眼睛睁开了，众人大喜。真正的惊喜还在后头，从我嘴里发出了一声不知在肚里憋了多久的长长啼哭。

许多年后，我已经长大成人，有了一双儿女，母亲向我述说起当年那一幕情景，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悲喜交加。母亲对我说，活了大半辈子，听到的响声多了，哪个也没有你落地后第一腔哭声好听，你一笑不当紧，把我丢了的魂又叫回来了。

在吾乡，老人过世，入殓前，儿女要用温热艾水，为老人净身。那是儿女对父母最后一次尽孝道，从此以后，天人两隔。

艾者，爱也。生命起始，艾像一位传递爱心的使者，张开柔弱臂膀，敞开母性胸怀，热乎乎地迎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生命终点，艾如站在村头眺望的老人，拄着拐杖，含着热泪，为远行的孩子再送一程。

来也艾，去也艾，一株再寻常不过的草本植物，与人结下了一生扯不断的缘分，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村东头的麦秸垛

◇ 袁占才

夜来幽梦，又拱麦秸垛酣睡。我奇怪，老了老了，心会栖居在那儿，一梦，就醒到村东头的麦秸垛。忆及童年，蚂蚱一样来回蹦，蹦到麦秸垛下捉蜻蜓、扣飞虫，一不小心，瞌睡虫钻进眼皮。母亲满村里喊，每每到麦秸垛根儿，才能揪到我的耳朵，唤醒我。

老家在豫西，弹丸小村，不知从哪朝起，恩赐个“张飞沟”的俗名，叫惯了，哪名都没这名好。四季里，村景魔术似的换：飞燕剪春，金蝉噪夏，风狂了，雨乱了，雪落了，不动声色的，是村东头的麦秸垛。经冬历春，眼看它要消失，芒种一到，转过身，星罗棋布，它又耸在了那儿。它是村魂，和村庄并列，和村庄依偎。薄雾里，夕阳中，它馒头一样，馨香温软，喂养着一村的生灵：牛羊吃它，猪儿偎它；做烧窑它，苦房用它；床上铺它，枕里填它；没袜穿，连脚窝儿也塞它。它和麦子一样金贵。从麦秸垛上撕下点燃的麦秸火燎焦，像两口子生气，看上去火苗苗，烧得快，熄得也快。一次，回叔与荣坤因针鼻儿大的事拌嘴，荣坤麦秸火脾气上来，寻死觅活。留着山羊胡子的五爷把两人拽到麦秸垛前，却不评理儿，指着麦秸垛质问：“你俩吃麦不吃了，烧锅不烧了？”两人噤声。

夏蒸秋闷，麦秸垛前却透风，夜幕一笼，不约而同，家家端碗端到垛前，慢吃闲扯，家长里短的话，让虫鸣作伴奏，扔给麦秸垛听，飘给星星听。秋凉了，垛前已少人影，喝罢晚汤，我们几个秤杆高的孩子缠着光棍十一叔，偎到垛根儿，让“故事篓子”十一叔说鬼说仙。十一叔一闭眼一睁，慢吞吞的到来；生命终点，艾如站在村头眺望的老人，拄着拐杖，含着热泪，为远行的孩子再送一程。

来也艾，去也艾，一株再寻常不过的草本植物，与人结下了一生扯不断的缘分，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来也艾，去也艾，一株再寻常不过的草本植物，与人结下了一生扯不断的缘分，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圆周周的麦秸垛，胖墩墩的麦秸垛，圆滚滚的立在村东，花儿似的开在村东，不多不少，一家一个。它像村庄一样，呈暖黄色。张

飞沟西面是沟，北面是岗，麦秸垛矗在村东最合适。我原不明就里，打问住在村西头的孟爷方明白，夏日里刮的多是东南风，东南风扬扬顺；再者，晨曦里醒来，家家推开院门，一打眼，就看见了麦秸垛，心里就安稳、妥帖。不唯俺村，大平原上，留心察看，所有的麦秸垛，几乎都立在这个位置。高高大大的麦秸垛，是家庭殷实的象征。那年月，闺女找婆家，一是看婆家家里有几口大缸，二是看婆家麦秸垛大小。夏至刚过，匡叔的大儿子说下一句媒，丈母娘和闺女第一次来相亲，媒人指着路边最大的那垛麦秸垛，说：“这就是老匡家的麦秸垛，闺女过门，天天清吃白面馍了。”未来的丈母娘一听，笑逐颜开，果然，这铺媒顺风顺水，就说成了。

我家门口垛过很多垛，有草垛、豆秸垛、玉米秆垛、红薯秧垛。这些垛，房前屋后，随便一摆，缺乏美感，而麦秸垛，家家精心侍弄，都把它当作盖房垒屋一样去构筑。垛垛前，看天气，卜吉凶，借人力，连明彻夜。离家三五步，婆娘们把饭送到场边儿。垛垛最怕下雨，淋了雨，麦秸极易霉变。所谓的麦忙，一半在地，一半在场；场里的一半，又是忙在了垛上。我的大哥大我17岁，我看他用桑杈又着小山一样的麦秸，人埋在小山下，一步步游移，一杈一杈，胳膊抡圆了往垛上抛，羡慕得不行。而随着大哥“喂”的上抛，父亲在垛上用杈稳稳接住，挑到垛周，添添挪挪，踩踩平平，起顶修边，像打磨、塑造一件精致的艺术品。父亲起的垛结实、美观，远看像一朵灵巧的蘑菇云，于是，父亲就有了垛把式的美誉。在俺村，能称得上把式的也就车把式、犁把式、牛把式、垛把式这么几种。那段时间，父亲这家请、那家邀，成了香饽饽，为别人家忙个不停。他站在垛上，大声喊话，一边忙活一边指挥，像将军一样。母亲虽有怨言，人前，却也感觉脸上荣光。

消失了麦秸垛，在那个年代，它是村庄烟火之源，是村庄的另一个样子啊。

消失了麦秸垛，在那个年代，它是村庄烟火之源，是村庄的另一个样子啊。

最忆年少端午时

◇ 贾自超

从幼年起，记得每年临近农历五月初五，男女老少都欢快地忙于过节。其实谁也没问过端午节是个啥模样，庄户人家没人去探讨端午节的来历。

早些年身体有些残疾的人，出于生活所迫，常常在乡村走街串巷说书说戏，有《武松打虎》《二月二龙抬头》《牛郎织女》等，也会说到五月端午屈原投江的传奇故事：屈原忠国孝民，有志报国不能就，家园故土不能归，他忧愤悲怆，纵身跳进波涛汹涌的汨罗江中……说得有鼻子有眼，听书的男女老少静心聆听，忘了

吃饭，听到半夜不瞌睡。听书的人越多，说书的越有劲。

我家住在澧河边，乡下习俗是端午这天一大早，须下河用瓦罐提那清澈透明的河水，让家人洗手洗脸，还可下河洗澡。老辈相传，头天晚上天上的药露水露到河水里了，太阳出来之前洗洗脸不害眼，洗洗澡不生病不长疮。洗漱完毕，顺便去河坡割一捆芬香的艾蒿，回家后绑成一束束，插门框两侧。端午的艾草驱瘟避邪，艾叶晒干可用以泡脚洗头，还可装枕头。这时节，天气燥热瘟疫疾病多发，特别五毒繁衍，智

慧的乡亲买来川穹洒洒于床下墙角，杀灭蝎子、毒蛇、壁虎、蜈蚣、蜘蛛等毒虫，也有人会买些雄黄酒，抹在脖子上、耳朵后，以防蚊虫叮咬。

乡俗里，很多巧手的妇人会提早缝些造型各异的香囊，端午节一大早就给自家小孩儿佩戴在身上，里面装有艾叶、丁香、藿香等，用于防疫防蚊。

上世纪40年代末，村民都很穷，不少人要外出逃荒要饭。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日子都没安稳过，谁敢想在端午节吃上粽子，小孩子能吃上煮的鸡蛋、大蒜头就很满足。这些年，村民富

裕了，端午前几天，大家会去河坡挖芦葑叶，回家用温水泡泡洗净，再将提前泡好的红枣、花生仁、糯米等端出来，一家人围坐一起边唠嗑，边包粽子，那说说笑笑的情景，真是幸福。

粽子煮熟了，一股一股的青香味，让人垂涎。今天，粽子也更新换代了，品种之多，花样之美，也是我们村民幸福安康生活的一个标识。

节气里的鹰城

秭归夜雨

◇ 顾迎春

去年十一假期，阴雨霏霏。儿子提议游三峡，想感受长江之壮美，我突然想到了那位生于长江最险峻、最神秘之地的大诗人，便欣然应允。

我们上午出发，下午四时许便进入了层峦叠嶂之中。秋树的缤纷把山野点缀得风姿绰约，缭绕的云雾游走在山腰，给山门套上了无比宽大的白纱巾。当我们沉浸在如诗如画的美景时，“秭归”二字突然跃入眼眶，原有的疲惫感一下子就消散了。

到酒店安顿好，于暮色苍苍中在秭归县城穿梭，车子在丘陵间行走，如坐过山车一般。仲秋的夜晚本就有几分凉意，再加上夜雨，刹那间寒气裹身，好在麻辣烤鱼驱走了寒凉，身体渐暖。儿子找店老板攀谈，问附近的好去处。热心的店老板向我们推荐了天问公园，还详细地指出了路线。

我们驱车到了长江边的天问公园。暮色中的长江更加苍苍壮阔，两岸璀璨的灯光映入水中，斑斓的五彩在水中你挤我打，跳荡着，涌动着。两艘大游轮停泊在江边，灯火通明，去重庆的游客正在上船，兴奋的喧哗声让夜晚的江面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雨有点大了，儿子回车里取了伞，给我撑着。一路上，行道树骄傲地打着“屈原故里”的牌子，在夜雨中闪烁华彩。低矮的花草也似带着诗人的气质，在摇曳，在吟咏，在发问。在天问公园门口，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许久。这是对一个重要地标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敢贸然进入的仰望。我认真地观察了四周，目光又落在江中的那艘游轮上，那游轮已幻化为屈原的孤舟，在江心颠簸、冲浪，而后在滔滔江面上隐去。

那一刻，雨点带着清冷把我裹挟入怀中，让人凄然伤神。

那一刻，雨点带着清冷把我裹挟入怀中，让人凄然伤神。

那一刻，雨点带着清冷把我裹挟入怀中，让人凄然伤神。

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

汝瓷——昔日王者今归来

◇ 李晓涓

汝瓷神秘、高雅、清淡、含蓄。宋代以来，汝瓷的方方面面以及种种悬疑，成为人们研究、探讨的课题。

汝瓷因产于汝州而得名，宋时大部分瓷窑的名字都以州一级地名来命名，如汝窑、定窑等。汝瓷是宫廷的御用之物，始于唐，盛于宋，简约、自然、典雅的艺术魅力让宋朝以来历代皇帝都十分痴迷，尤其是明朝的宣德、成化、正德皇帝，以及清朝的雍正、乾隆皇帝等，与宋徽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清两代皇帝钦命景德镇御窑厂仿烧汝瓷，但仿品形似而神不似，乾隆帝遗憾地写诗感叹：“赵宋青瓷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

宋代有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其中汝窑为魁。汝瓷把青瓷之美推向极致，青色釉巧夺天工的烧制技艺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不仅需要工匠的非凡烧制技艺，而且融入了文人的思想修养，形成了宋瓷的美学精神。它的出现改变了人

们对瓷器的传统审美，不再一味地追求瓷器外部的表现形式，更注重器物内在的韵味和意境，这种富有哲思的全新审美观念，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精神追求的新境界。

中国古代人对玉石、玛瑙充满敬畏之心，工匠烧造汝瓷时不惜成本，以名贵的玛瑙末入釉，形成了温润如玉的汝瓷釉面，被历代帝王视为吉祥之物、镇殿之宝。北宋汝瓷传世品非常稀少，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不足百件，并且绝大多数都在世界顶级博物馆里。汝瓷由于烧制难度大，到南宋时期就已有“近尤难得”之说，留存至今的件件都是稀世珍宝。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一件汝瓷葵花洗（直径13.5厘米）拍出20786亿港元。2017年10月香港苏富比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洗（直径13厘米）拍出2943亿港元，创下了单件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

《中国美术史》记载：“北宋时期，中国北方烧造青瓷的中心在汝州。”汝瓷自公元1086年至公元1127年，烧制时间40余

年，北宋末年，金人入侵，宋室南迁，汝窑被毁，技艺失传，成为历代工匠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1957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发掘祖国文化遗产，尽快恢复历史名窑。”郭遂等第一代汝瓷人投入到汝瓷的恢复研制工作中，为汝瓷的恢复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3年，孟玉松加入到汝瓷的恢复工作中来，经过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于1983年成功恢复汝瓷天蓝釉。1984年，郭遂退休后，孟玉松带领汝瓷研发团队继续研制汝瓷，于1988年终于成功恢复汝瓷17号豆绿釉、月白釉和天青釉，通过了轻工部科学研究所和河南省科委共同主持的空白技术鉴定会，填补了祖国陶瓷史上的空白。

汝瓷——这个昔日的王者，强势归来。

人间瓷话



人物名片

李晓涓，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河南省（四个一批）专门技术类人才，中原大工匠，黄河科技学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图片由作者提供